

HEGUYANWENJI



和谷岩文集

第二卷

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

长征出版社

第二卷

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

和谷岩文集

长征出版社

目 录

短篇小说

枫	(3)
满山杜鹃红	(14)
萧茂海	(25)
独轮车	(35)
炮火下	(41)
老伯伯	(54)
海花	(61)
纺车之歌	(74)
单有志	(85)
政委在休息	(97)
杨柳依依	(103)
父亲的战马	(113)
亲戚	(129)
血泪松云里	(139)
探望	(152)
冉大妈	(162)
江儿跟我们和解了	(184)
我们和房东老太太	(191)
金亮	(197)

散文

边防战士的幸福	(225)
家乡的河	
——《戎马小集》代前言	(230)
生活从我们这里开始	(234)
塔里木人	(242)
哈密瓜的故乡	(246)
水	(249)
阿拉尔夜话	(253)
把青春献给塔里木	(258)
新的战场	(264)
他们永远是战士	(268)
英雄的史诗	(275)
飞向延安	(282)
忆战友	(291)
人民,战士的母亲	(296)
前进,英雄的后代	(301)
信念	(308)
元帅的遗产	(316)
良师 挚友 革命引路人	(328)
红军树	(339)
英雄在热土下长眠	(345)
铜像屹立在人民心中	(348)
难忘的告别	(351)
壮士,你与山河同在	(354)
回首狼牙山	(363)

庄严,但不应冷清

- 参观华北军区革命烈士陵园有感 (366)
- 三次去厦门 (369)
- 莫把“仙境”作商场 (372)
- 列车上的见闻 (374)
- 仙山的阴影 (377)
- 从峨眉山的竹杖说起 (379)
- 小饭店的女老板 (382)
- 我也说酒 (386)
- 金边吊兰 (389)
- 纵队来了胡政委
- 记胡耀邦同志二三事 (392)
- 到耀邦同志家中作客 (402)

报告文学

- 狼牙山五壮士 邢 野 孙福田 和谷岩 (409)
- 来自西双版纳的报告
- 和谷岩 刘 波 张友谦 (518)
- 春风万里
- 记谢小云一次不平常的旅行
- 《解放军报》记者 和谷岩执笔 (529)
- 雨过月更明 和谷岩 张响贤 王相坤 (539)

诗·三字经

- 咱们革命像安瓜 (549)
- 口外民谣:因为有了毛泽东 (551)

建设人民的小天堂

——记宁夏一位老人的诉苦 (553)

英雄庄(长诗)

——记解放军一个修路先遣队 (559)

英雄炮

——国庆 10 周年访炮兵 5068 支队 (576)

党的好女儿——赵梦桃 (585)

红色山鹰赞 (588)

毛主席种过的地(外二首) (590)

延安的路 (592)

窑洞前面的平地 (594)

照片 (596)

海迪之歌 (601)

特区抒怀 (606)

七律·黄花战地伴丹枫 (609)

游西山偶成(四首) (610)

人民军队三字经(看图识字)

..... 和谷岩撰文 郑拓绘图 (613)

1. 不识字 (615)

2. 学习 (615)

3. 受苦 (616)

4. 工农 (616)

5. 财主 (617)

6. 国民党 (617)

7. 翻身 (618)

8. 共产党 (618)

9. 毛泽东 (619)

10. 朱德	(619)
11. 中国	(620)
12. 大革命	(620)
13. 红军	(621)
14. 长征	(621)
15. 陕甘宁	(622)
16. 八年抗战	(622)
17. 晋绥	(623)
18. 晋察冀	(623)
19. 晋冀鲁豫	(624)
20. 华东	(624)
21. 东北	(625)
22. 自卫战争	(625)
23. 美国	(626)
24. 苏联	(626)
25. 三大任务	(627)
26. 三大纪律	(627)
27. 八项注意	(628)
28. 拥政	(628)
29. 军民	(629)
30. 土地改革	(629)
31. 生产	(630)
32. 支部	(630)
33. 党员	(631)
34. 尊干爱兵	(631)
35. 团结互助	(632)
36. 民主	(632)

37. 会议	(633)
38. 生活	(633)
39. 军风纪	(634)
40. 卫生	(634)
41. 兵种	(635)
42. 职务	(635)
43. 练兵	(636)
44. 射击	(636)
45. 白刃战	(637)
46. 武器	(637)
47. 爱惜武器	(638)
48. 运动战	(638)
49. 行军	(639)
50. 接敌	(639)
51. 冲锋	(640)
52. 防坦克	(640)
53. 防空	(641)
54. 歼灭战	(641)
55. 俘虏纪律	(642)
56. 蒋必败,我必胜	(642)
57. 立功	(643)

短篇小说

枫

秋天的黄昏，晚霞烧红了西方的天空。汽车二连的司机胡文发，从伙房所在的山沟里大踏步的走出来，把剩下的一块馒头塞进嘴里，用油污的双手拍掉衣服上的灰土和馒头渣子，向汽车待蔽所走去。

待蔽所在右首的一片树林里。那儿沿着山脚挖了十几个汽车掩蔽部。这会儿，大部分掩蔽部已经空了，只有胡文发开的那辆崭新的“嘎斯”，还像只黑绿色的大兽一样缩着脖子蹲在掩体里。胡文发的助手马志秀，躺在掩体外边的空地上睡觉，铺着他那连毛都变成土黄色的皮大衣，四肢伸开，很舒服地打着鼾。

胡文发走过去，瞅着马志秀那副呼呼大睡的神气笑了笑，用脚尖轻轻踢着他的小腿说：“嗨，小马……醒醒，起来出车！”马志秀一纵身从地上爬起来，迷迷瞪瞪的瞅了胡文发一眼，没说话，就从身边抓起水桶，揉着眼到河沟里打水去了。胡文发打开汽车的引擎盖，把机器仔细检查了一遍，上了油。等两个人都爬上驾驶台坐稳以后，马志秀才像刚睡醒似的问道：“干什么去？”

胡文发用鼻子哼了一声，慢慢地说：“到师后勤拉弹药，送到四一二高地绑扎所去……”

“不是早去了三台车啦？”

“哼，去了三台，路上让飞机打了两台。我真不知道他们是

怎么搞的！两个大活人开着汽车，就硬叫个破飞机给打住……四一二高地还等着他们的弹药呢！小马，今天的任务可不同往常，不光要过好几个飞机封锁区，还要过炮火封锁区。咱们眼看就达到安全行车三万五千里了，今天晚上要叫飞机打住，那可就是一个跟头栽到底啦！”

“没有的事！”

“希望它没事。可是先说清，今晚你可不能睡觉！”

小马打了个哈欠，好像胡文发说的都是废话，不耐烦地说：“你快打火吧！”

汽车马达噜噜地吼叫起来。

当车子颠簸着爬上军用公路以后，胡文发还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马志秀，生怕他睡觉。

助手马志秀是个很古怪的人。虽然刚满二十岁，红黑色的前额上就刻下了两条深深的皱纹。他喜欢沉默，无忧无虑，年轻的圆脸上总是浮着微笑。他眼力好，干活又有力气，只是有一条：爱睡觉。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空，就把皮大衣往地上一铺躺下来，过不了两分钟，就打起呼噜来。风吹不醒他，雨也淋不醒他。

可是，有两种情况能改变他这个习惯。一种是当车子出了毛病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来了，那时，就是连长指导员命令他去睡觉也白搭，柔软温暖的皮大衣到那工夫就变成针毡了，他说什么也躺不住，总要爬到车上或躺到车底下去修理。毛病小，修好了还可以睡一觉，毛病大，一修就是一天，等修好车，天也就黑了，又得出车。修车时顾不上吃饭，他就让别人给他捎两个馒头回来，没馒头，就啃块饼干喝碗白开水对付一顿。白天修车他从不让胡文发插手，他认为司机比助手更需要休息。除非车子的毛病太大，他无法整治了，才去向胡文发请教。

另一种可以改变他好睡觉的习惯,就是有了紧急任务,就像今天这样,他是决不会睡觉的。胡文发的担心,那是过虑。晚上遇见敌机,常常闭灯行车,在灰暗的夜色笼罩之下,马志秀坐在胡文发身边,身子就晃晃悠悠,还轻轻地打着鼾,你以为他睡着了,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冷不丁地喊一声:“停住!弹坑……”喊完就跳下车去,探探弹坑的深浅,侦察一下,看是否能绕过去。要是没法绕,就不声不响的从车厢里抽下小铁锨,凭着他的特殊熟练的操作,用十几分钟把弹坑填起来。

胡文发的脾气和马志秀可大不一样。他是个机警、奋发、精力从来就用不完的人,做起事来,主张干巴利落快,开起车来不过六十迈就不过瘾。正因为这个,马志秀常常和他闹些小意见。譬如有一次过炮火封锁区吧,胡文发主张一个快跑突过去,马志秀就死不赞成。他也不详细说明理由,只是慢吞吞地说:“你开得再快,还能赶上炮弹快了?”

胡文发说:“那依着你呢?”

“依着我,平常走多快咱还走多快,挑着好道儿走。你看,前边那弹坑像蜂窝似的,要不顾命地飞跑,炮弹打不中你,光是撞颠就把车子给报销了。”

胡文发依了马志秀的主意,平安地通过了。只是让炮弹皮把车帮削去了几大块。

还有一次是冬天过一条大河,河水带着薄冰漫过了桥面。一华里长的木桥不见了,水面上只露着几根木桩子。依胡文发的意见,是贴着木桩子硬开过去,据他估计,冬天不发洪水,木桥一定还在冰底下呢。马志秀坚决不赞成。两个人争论了会子,马志秀跳下车来说:“一部车子好几个亿^①,可不能闹着玩,一家

① 指旧币而言。

伙扣到河里去，咱就别执行任务啦！我看还是来个牢靠的吧……”说话就把棉裤鞋袜扒了个精光，跳到河里头去了。冰凌块子在他身上撞的哗哗乱响，他咬着牙一声不哼，沿着木桩子摸了一遍，确实证明了木桥可以通过才转回来。到了驾驶台上他的牙齿还咯咯直响，胡文发催他快披上皮大衣，他平平淡淡地说：“没关系，比起趴在前沿上的同志们来好多哩！”

马志秀做事细致，就是有时手脚慢点。胡文发开玩笑常常说他：“你真会磨洋工……”马志秀听见这样的话，就毫不在意地反驳说：“是呵！凭咱志愿军这股磨劲儿，就把美国鬼子磨垮啦！”

一个司机，一个助手，两个人的脾气是那样不同。一个像又直又硬的小杉树，一个像又坚又韧的攀山藤。胡文发和马志秀刚一打仗的工夫，心里觉得挺别扭；过了半年，现在他感到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助手了。

马志秀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出车、上课、吃饭、睡觉以外，好像再也没有别的了。他不爱唱歌跳舞，又不爱打扑克，据胡文发所知，只有两件东西是他最喜爱的。一件是驾驶室右角上贴的那张毛主席的彩色照片，那是三个月以前小马回安东时在一个文具店买的，胡文发也挺喜爱它，就让小马把它贴上了。小马所喜欢的另一件东西是秋天朝鲜的枫树叶子。每次出车之前，他总要折一束鲜红的枫叶插在驾驶室里毛主席像片旁边。一束干了，马上又换上一束。胡文发有股老司机们统有的习惯：爱干净。总喜欢把驾驶室打扮的像新房一样整齐、漂亮。有一次趁马志秀不在，就把他的枫树枝子拔出来扔到车外边去了，不料第二天出车的工夫，又有一束新鲜的枫叶插上了。胡文发不高兴地说：“你把那些烂树枝子弄到车里来干吗呀？碍手碍脚的……”马志秀不慌不忙地说：“又没插在你方向盘上，碍你啥事

啦！”

“爱弄个花呀草的，我看你快变成个大姑娘啦！”

马志秀笑笑说：“怎么，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呀？”

“不喜欢。”

“慢慢的你就会喜欢啦。”

“一辈子我也不会喜欢那东西，又不香又不好看……”

马志秀把枫树枝子拉到鼻子跟前闻了闻说：“你没到过我的老家热河吧？”

“没有。”

“我说的呢。我们那地方啊，漫山遍野净是枫树林子，一到秋天你看吧！整个山头都变成红色的啦，有浅红的、有紫红、有大红……我敢说，比世界上最美的花还好看……参军的工夫，我们工程队的队长送我到一座小山上，指着山下那已经测量好的工地说：‘小马，等你从朝鲜胜利回来的时候，这里的大工厂就盖起来了，那工夫你还许不认识家门了呢！’我到队伍上不久，就听说他们已经动工了。修工厂是好事呵！可是我忘了嘱咐队长一句话，我真怕他们把那些小枫树都砍光了……”

胡文发插嘴说：“现在祖国正工业化，小树子该砍的当然要砍哪！”

“可是最好少砍。要嫌碍事可以把它们搬搬家……工厂外边栽上一遭小枫树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当第一颗大星星开始在暗蓝色的天空眨眼的时候，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在公路上向南飞奔着。天黑，看不清车子牌号，只是在对面开过来的卡车一亮灯的时候，可以看到弹药车的风挡玻璃旁边，有一束鲜红的枫叶跳动着，像一团红色的火焰。

小马又困了，使劲儿打了个哈欠说：“一架飞机也没看见，要

尽像这十几里地这样安生就好了。”

“甭想。美国鬼子没那么孝顺——小马，前边是哪儿啦？”

“快到九化里啦。”

“嗯，这是一关，注意呀！……”

“你把车子停下，我爬到车顶上去吧，在上边可以瞭望着点儿。”

车子刚煞住，对面天空中照明弹亮了，一颗、两颗一连挂了十二颗，摆成一个巨大的S字形，把天空照得一片惨白。公路上清清楚楚地显出了汽车的影子。胡文发气愤愤地骂道：“他妈的！真灵验哪，刚说你你就来啦！”

“怎么样，走吧？”

“走！”

胡文发使劲儿关上了车门，喊了声：“小马，坐稳了！”汽车像一阵旋风一样飞跑起来。胡文发知道敌机就在头顶上转，不能开灯，但又怕掉进弹坑里去。他把全部熟练的技术都施展出来，一面飞跑，一面短促亮灯，碰到障碍了亮一下，就像人眨眼那样快，还没等飞机盯住，早灭了。胡文发用这个方法和敌机“捉迷藏”，不知有多少回了，每次他总是胜利的。

小马趴在汽车顶上，两眼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天空。汽车跑了二三里地，眼看快突过“照明弹区”了，小马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啸声，扭头一看，在照明弹下边，一架飞机的黑影正冲着汽车压下来，小马本能地在驾驶室顶上嘭嘭嘭拍了三下喊道：“停住！”车子猛然一煞，一串蓝色的火球射在车头前面两三米的路面上了，噼噼叭叭地爆炸着，火星乱迸。

飞机是不会“原地向后转”的，扫射一过，汽车又飞跑起来，跑得比刚才还快。小马觉得肠子快被颠出来了，他拼命把住车帮，眼睛盯着天空，没过多久，敌机又俯冲下来，冲得更低、更快，

小马使劲儿在驾驶室顶上紧拍了三下，让胡文发停下，不料，车子倒亮开灯跑起来，跑了几十米，灯一灭，汽车来了个急速“向右转”，离开公路向一片树林飞奔过去。小马听到背后“噔——噔噔！”连响了三声，回头一看，星星被浓烟遮住了，公路上好多地方窜起了蓝色的火苗。

汽车在一棵大树底下停稳以后，胡文发从驾驶室里跳出来，使劲擤了擤鼻子说：“哈，他妈的！癞蛤蟆跳到脚面上——咬倒没咬着，吓人一跳！”

小马从车上爬下来走到胡文发跟前说：“怎么样，车子没毛病吧？”

“没有。”

“你猛一拐弯，我以为是煞车不管用了呢。”

“哼，一样戏法连变两回就露了马脚啦。咱要还像上回那么干，非叫狗日的揍住不可！”

小马想了一下刚才那三颗火箭炮弹爆炸的位置，心中充满了对胡文发的钦佩：“真有两下子，我又跟你学会了一着。”

敌机失去了追逐的目标，又扔起照明弹来，花花点点的树影正好盖住了弹药车。小马望了望被照明弹照成淡黄色的天空说：“这个破飞机还舍不得走呢！”胡文发用大衣蒙住头点了支纸烟，使劲抽了口又吐出来说：“让它转去吧！反正烧他们的汽油，多烧点没关系。”

十几分钟以后，飞机的马达声在星空中消逝了。最末一颗照明弹慢慢熄灭，变成一颗红色的火星坠落下来。胡文发和小马都坐到驾驶室里去，汽车又爬上了公路。大约跑了十几华里，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山背后不时闪出火光，像打闪一样。胡文发熄了马达，把身子探出车外一听，炮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便回头对小马说：“上山啦，注意！这地方可是个阎王鼻子。山高